



第111期 · 2020年12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十念

青楓：聽到有信眾說，我們在臨終之時，能念十句阿彌陀佛聖號，便得以往生。假如「十念」便可以往生，我們何用辛辛苦苦地去修行？請問大和尚，這是有所誤解，還是真的「臨終十念」便可以嗎？就是這麼簡單？

修智：我想，如果是這樣理解，相信是將經文看得太簡單了。臨終十念是對的，但是有條件方可成就。如此，則十念並不簡單。首先引經據典，看看《無量壽經》四十八願裡的第十八願——經文本身是這樣說的：

「設我得佛，十方眾生，至心信樂，欲生我國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

覺。唯除五逆、誹謗正法。」

如果只看「乃至十念」四字，卻沒有結合上文下理來看，將會錯誤地「斷章取義」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四十八願，是阿彌陀佛未成佛道之前的願文，那時候他名為法藏比丘。何謂「至心信樂」？即是我們要深信佛陀所教導，要切實地跟隨這步驟去實踐，而不只是口頭上得個講字。「阿彌陀」乃梵文譯音，意思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光是指智慧，而壽乃指福。換句話說，口念阿彌陀佛聖號，而同時要修福修慧，從「止惡行善」做起。所以「至心信樂」是重要的。樂，指喜悅，即是法喜充滿。怎樣才能法喜



吉祥物——石榴

石榴，果子成熟的時候，那紅艷艷的顏色，特別的搶眼奪目，尤其是在陽光照耀下，更教人喜歡。

石榴，又稱為「吉祥物」。為甚麼？相信很多人一想便想到，它象徵子孫眾多也！我們把石榴果弄開來，便看到內裡充滿一粒粒的種子。

石榴是外來果樹，早在漢代，由張騫從西域引入的。漢代距今，已逾兩千年了。

我們妙法寺也栽種上好幾棵石榴，此際正是果子成熟的季節，好看！



充滿呢？那就是我們好好地修福修慧。

青楓：是呀，口念而心不行，多念亦無真正得益。所以，佛陀一再地強調我們要認真地修行，這至為重要！有了上述「至心信樂」的理解，則對下文便可以進一步體會。

修智：下文是「欲生我國，乃至十念」，這就說到「十念」的話題了。所謂「欲生我國」，即是說將來所向往的地方。「我國」，指「我的地方」，亦即是「極樂世界」。我們用現代日常語來說，這就是「歸隊」。在臨終，即「歸隊」的時候，我們念十句阿彌陀佛聖號，這可以得到接引往生。你看，大前提不正是說我們要先依從佛的教導，好好地修行。有善根福德因緣，在臨終之時，乃至十念，可得往生！

青楓：不是隨便的念上幾句便行，這才是真正的理解，不要隨便的「拾個方便」。有一句禪詩曰：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哪得梅花撲鼻香！」它說明了任何事物都不會不勞而獲，都必須經過一番辛勞、努力才會有好結果。這是大眾都容易理解的，但偏偏越簡單便越容易忽略，所以《百喻經》用極其簡單的譬喻來說明道理，那真是「用心良苦」，意味深長。

修智：對於經文、佛理，我們不妨結合着現代生活來理解，這較容易體會。譬如你是一個團體的領導，大家跟着你的意思去

做，這會把事情圓成，其中如果有困難時，都可以得到扶助支持。最基本條件在於「大家理念一致」。再者，如果沒有這個善根福德因緣，臨命終時，稱念十句阿彌陀佛聖號，談何容易。經文亦說：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你看，倘若是這樣專搞破壞，誹謗正法的，基本理念都不一致。試設想，這又怎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呢？所以，我們都得好好記着，凡事都有前因後果的！

青楓：我相信這簡單的道理大家都是理解的，只是「理解是一回事，有沒有好好地去實踐又是另一回事」。

修智：不要以為臨終時念十句阿彌陀佛聖號是好簡單之事。我告訴你，如果沒有那善根福德因緣，臨命終時，沒有善知識開導助緣，還是念不到十句佛號的。

青楓：我們聽說過，有些人「臨急抱佛腳」，臨終時急急忙忙去念佛號，但來不及完整的念十句聖號，表面上是「時間」不足，但實際上是未有這「福德因緣」，可不可以這樣理解？

修智：花嚴經，乃至妙法蓮花經，都是先行廣演教義，明因果，修福慧，然後才導歸極樂淨土。臨終時，要神智清楚，提起正念，方可成就。有善知識開導助緣，更勝一籌。平日要多注重止惡行善，多做一些修福修慧的善事，有善業才可以期望有樂果。這方為正確態度。



竹葉青

竹，有多個品種，但基本上給我們最深印象是青青的竹葉。

因此，我們說竹，往往就說「青竹」。青竹有它獨特的觀賞價值，無論是高高的竹樹、竹林，還是一叢叢較低矮的如「富貴竹」之類，那青翠的特性，永遠吸引着我們，所以我們在欣賞七彩繽紛、五顏六色的花朵之餘，也不妨好好地觀看一下這些竹葉青。

電影《卧虎藏龍》裡，其中兩位主角在竹林裡打鬥，這竹林也成了主角中的主角。

百 · 喻 · 經

05 渴見水喻

過去有人，痴無智慧，極渴須水，見熱時焰，謂為是水，即便逐走，至新頭河。既至河所，對視不飲。

旁人語言：“汝患渴逐水，今至水所，何故不飲？”

愚人答言：“若可飲盡，我當飲之。此水極多，俱不可盡，是故不飲。”

爾時眾人聞其此語，皆大嗤笑。

譬如外道，僻取其理。以己不能具持佛戒，遂便不受，致使將來無得道分，流轉生死。若彼愚人見水不飲，為時所笑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先解釋這故事裡兩個字意——

「見熱時焰」，是指看到水蒸氣；

「新頭河」，是指印度河。

這故事是說，有一人口渴，來到河邊，見到滔滔河水，卻又視而不飲。

何故？原來他認為河水太多，怎麼飲得盡呀，所以不喝。

這的確是一個「癡愚者故事」，可我們不要以為是「無稽」、「可笑」而有所忽視，往往，我們對一些越是簡單的道理便越容易忽視的，不是說故事「情節」本身，而是指那種精神意義。

我們很渴望有一個居所，但現在的樓價是如此「高不可攀」，你可能會氣餒地說，「算了，反正供不起，算了！」

這樣的「算了」，肯定真的會「算了」，甚麼也做不來。如果你一步一步地捱上去，有一句說話是很有道理的，那是「總會有出頭天！」

此外，這「渴見水喻」的故事告訴我們：面對一個「充滿學問的大寶庫」，你認為「太豐富，吸收不了，算了！」就這樣放棄嗎？你不可以一點一滴的吸收嗎？就像你口渴了便飲上幾口水吧！

06 子死欲停置家中喻

昔有愚人，養育七子。一子先死，時此愚人，見子既死，便欲停

置於其家中，自欲棄去。

旁人見已，而語之言：“生死道異，當速莊嚴，致於遠外而殯葬之。云何得留，自欲棄去？”

爾時愚人聞此語已，即自思念：“若不得留，要當葬者，須更殺一子，停擔兩頭，乃可勝致。”於是便更殺其一子而擔負之，遠葬林野。

時人見之，深生嗤笑，怪未曾有。

譬如比丘，私犯一戒，情憚改悔，默然覆藏，自說清淨。或有智者即語之言：“出家之人，守持禁戒，如護明珠，不使缺落。汝今云何違犯所受，欲不懺悔？”犯戒者言：“苟須懺者，更就犯之，然後當出。”遂便破戒，多作不善，爾乃頓出。如彼愚人，一子既死，又殺一子。今此比丘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故事說，「一子死了，要挑去遠處下葬，但擔挑起來，一邊重，一邊輕，倒不如殺多個兒子，一對筐籬，一邊一個便取得平衡了。」

會不會有這樣的傻瓜？——不會吧！但相同的「道理」，卻會出現而不自知。譬如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反正一件穢，兩件也是穢，再多做一點也無妨！」

結果呢？當然是泥足深陷，以至不能自拔。

這裡「反正一件穢……」的行為說法，無非是一種藉口，不可以反過來看嗎？做錯了一事，及時糾正，不讓事情壞下去。（有些人也總是這樣的——不理會事情本身的對與錯，但求方便，但求「就手」，於是事情便會越來越糟。）

07 認人為兄喻

昔有一人，形容端正，智慧具足，復多錢財，舉世人間，無不稱嘆。

時有愚人，見其如此，便言我兄。所以爾者，彼有錢財，須者則用之，是故為兄。見其還債，言非我兄。

旁人語言：“汝是愚人。云何須財名他為兄；及其債時，復言非兄？”

愚人答言：“我以欲得彼之錢財，認之為兄，實非是兄。若其債時，則稱非兄。”

人聞此語，無不笑之。

猶彼外道，聞佛善語，盜竊而用，以為己有。乃至旁人教使修行，不肯修行，而作是言：“為利養故，取彼佛語化導眾生，而無實事，云何修行？”

猶向愚人，為得財故，言是我兄；及其債時，復言非兄，此亦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「認人為兄」這故事的現象，我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時有遇上。

同事之間，或者在朋友之間，對方「頭上有光環」的時候，生怕巴結還來不及，一但對方的「光環」沒有了，便立即視如陌路。

大抵這就是所謂再沒有利用價值吧？人與人之間真的會現實到這地步？——真的會呀！有時是自己犯了也不自知的，所以，有些事情真是要時加警惕。再說，我們學佛，同樣地要切實、老實地修行，不能貪圖表面風光，更不要學所謂「走精邊」，這全都是「功利主義」。

此外，有些人也會別有用心地利用上這「人性弱點」，給你一些利益輸送。你嘗到了一點「甜頭」，之後便「理所當然」地幹下去，卻沒有好好地分析一下事情的對錯。

08 山羌偷官庫衣喻

過去之世，有一山羌，偷王庫物，而遠逃走。爾時國王，遣人四出，推尋捕得，將

至王邊，王即責其所得衣處。山羌答言：“我衣乃是祖父之物。”

王遣著衣，實非山羌本所有故，不知著之，應在手者著於腳上，應在腰者返著頭上。

王見賊已，集諸臣等，共詳此事，而語之言：“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者，應當解著，云何顛倒，用上為下？以不解故，定知汝衣必是偷得，非汝舊物。”

借以為譬：王者如佛，寶藏如法，愚痴羌者猶如外道。竊聽佛法，著己法中，以為自有。然不解故，布置佛法，迷亂上下，不知法相。如彼山羌，得王寶衣，不識次第，顛倒而著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先解釋一個詞，所謂「山羌」，是指山民。一個山民偷了國王的衣服，他說是他祖先留下來的。國王叫他試穿，他卻連上衣與下身服也穿錯了。這證明這衣服並不是他的。

這故事的寓喻是甚麼呢？最後一則也就說得清楚了——

有些人竊聽了佛法，懂得三幾句之後便去亂說一通。

類似此等情形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是屢見不鮮的。有些人只懂得「皮相」便以專家自居，他越是「廣受歡迎」，越見其害。而且，既然只懂「皮相」，則必然會錯解錯說，遺害至大。



優婆塞戒經研習之十二

談在家菩薩修悲心的殊勝

·智 銘·

（原刊於一九九二年六月《內明》第二四三期）

佛法是以慈悲為立教的基礎，修佛法如果不修慈悲，就不是真修佛法了。「慈」是給予眾生樂，而「悲」是拔濟一切眾生苦，眾生苦多而樂少，所以拔眾生苦乃成了第一要務。要拔眾生苦，首先就是要修悲心，而在家菩薩修悲心的功德，比出家菩薩還要方便殊勝。關於這其中的道理，佛陀解說得很清楚。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有二種：一者、出家，二者、在家。出家修悲，是為不難；在家修悲，是乃為難。何以故？在家之人，多有惡因緣故。」

善男子！在家之人若不修悲，則不能得優婆塞戒；若修悲已，即便獲得。

善男子！出家之人，唯能具足五波羅蜜，不能具足檀波羅蜜，在家之人則能具足。何以故？一切時中一切施故。是故，在家應先修悲，若修悲已，當知是人能具戒、忍、進、定、智慧。若修悲心，難施能施、難忍能忍、難作能作，以是故，一切善法，悲為根本。」

佛陀的這一段話，又是將出家菩薩與在家菩薩作比較，比較的重點在「修悲」這個問題上。二者比較的結果，佛陀認為出家菩薩修悲，比較容易，而在家菩薩修悲，比較困難，在家菩薩有甚麼困難呢？那就是：

「在家之人多有惡因緣故」。那末，在家之人的惡因緣是些甚麼呢？簡單地說來有下列幾點：

第一是殺因緣多：在家之人見殺、聞殺、為我

殺的因緣很多，因為見殺、聞殺太多，習以為常，俗語有說：「見慣不怪」，在這樣的惡因緣習染之下，想要修悲非常不容易，而出家之人，每日靜居道場，見殺、聞殺的惡因緣全無，所以想要修悲較為容易。

第二是盜因緣多：這裡所說的「盜」，是指實質的偷盜和心理上的佔有欲而言。在家之人每日與金錢財物相接觸，凡有利可圖的因緣，就會方便行盜，將不屬於自己的金錢財物佔為己有，所以社會上才有那麼多詐欺、侵佔、竊盜、佔便宜等等的事發生，有些人雖不行盜，但心中卻仍有私欲。這些的惡因緣，都影響在家之人修悲，而出家之人，與金錢財物完全不相往來，所以既無行盜之行，亦無欲盜之心，所以修悲較為容易。

第三是婬因緣多：現在的社會，婬風熾盛，在家庭中，固然有妻子之相婬，而在社會，婬風的引誘，無處無之。在家之人在耳聽目染之下，婬心難以蟄伏，在這種惡因緣影響下，要修悲較為困難。而出家之人，每日與大善知識為友，無婬因相侵害，所以修悲較容易。

第四是妄因緣多：處在社會之中，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、名望、地位、權威等等、多行妄語。有時為了陷害他人，也要行妄語，在家之人在如此的惡因緣之下，要修悲心較為困難。出家之人與僧眾為友，行六和敬，說誠實言，沒有人會說妄語的惡因緣，所以出家之人修悲，比較容易。

第五是飲酒的因緣多：現在的社會，飲酒已成為生活中的日常行為之一。飲酒之後，其他的不當行為也相繼出現了，在這樣的惡因緣之下，在家之人修悲，非常不容易，出家之人每日不與酒接觸，所以修悲較為容易。

上面說的殺、盜、婬、妄、酒，這是眾生的五大惡德，在家之人每日在這五大惡德的薰染、蓋纏、結縛的影響之下，要想修悲，是多麼的不容易。但是在家之人若不修悲，就不能得戒，所以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在家之人若不修悲，則不能得優婆塞戒，若修悲已，即便獲得。」

這裡所說的「優婆塞」是專指在家男居士而言，在家女居士是不是也要先修悲而後才能得戒呢？當然也應該是要先修悲而後才能得戒的，此處只是以男居士為代表而已。這裡所說的「優婆塞戒」，就是指五戒而言，即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、不飲酒，這五戒乃是在家之人入道修行的要法，也是入道修行的大門，在家之人必須經過這大門，依照這要法去行，才能得戒，也才能入道而得道。而要得這五戒，必須先修悲，悲心成就，戒體才能成就，未有無悲而能得戒的。在家之人因為比出家之人的惡因緣多，所以修悲的時候，要付出更大的努力，作更多的功德才能成就。

佛弟子要做功課，無論出家與在家，都要修六波羅蜜，但二者比較起來，在家之人能修六波羅蜜，出家之人只能修五波羅蜜，佛陀說：

「出家之人，唯能具足五波羅蜜，不能具足檀波羅蜜；在家之人則能具足，何以故，一切時中一切施故。」

「六波羅蜜」者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佛陀認為在這六波羅蜜中，出家之人只能具足後面的五波羅蜜，最先的檀波羅蜜，也就是布施度不能具足。而在家之人，則能具足六波羅蜜。

出家之人為甚麼不能具足布施度呢？布施的內容是些甚麼呢？所謂布施者，分為三種：

一是財施：就是以自己所有的財產捨棄，布施給貧困中的人。修財布施，出家之人較困難，因出家之時，已捨家而出家，沒有自己的財物了。出家以後以修道為業，不再從事營利事業，所以也沒有

財物可得，既然無財物，如何能行財布施？所以出家之人修財布施度，非常不容易。而在家之人既有原來的財物，而又能經營事業，有財物可得，有了財物而行布施就容易了，所以在家之人修財布施較容易。

二是法施：就是以佛法施與眾生而度化他們，如佛陀轉法輪，以佛法施與眾生得道，後來舍利弗追隨佛陀之後而宏揚佛法，故也名之為法施。凡是以佛法施與眾生者，都名之為法施。這法施功德是出家之人能修，在家之人也能修，所以法施是出家、在家共修的功德事業。

三是無畏施：就是救眾生之厄難，如眾生溺水而跳入水中去相救，即是無畏施。只要是眾生有需要，即使是自己的眼目、腦、髓、骨、肉，都可以布施，這也是無畏施。這樣的無畏施，出家之人能修，在家之人也能修。所以無畏施也是出家、在家之人可共修的功德事業。

在三施之中，出家之人只有財施較為力不從心，不如在家之人的方便，至於法施、無畏施，則出家之人也能修。而此處佛陀說出家之人，「不能具足檀波羅蜜」者，為甚麼不能具足呢？是指不能「一切時中一切施」。出家之人為何不能「一切時中一切施」呢？如出家之人每年須坐夏三月，在這三月之中行三布施就非常不方便，而在家之人則一年中無時不可以行布施，所以是「一切時中一切施」。在家之人因為有這三樣的方便，所以成就的功德較殊勝。故佛陀勸在家之人修布施說：

「在家之人，應先修悲，若修悲已，當知是人能具足戒、忍、進、定、智慧。」

由這幾句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：修悲是修布施的生因，而修布施成就者，則其他五度也相繼成就，所以布施度可成了其他五度的生因了，只要布施度具足者，其他五度也具足了。這幾句話更凸顯修悲的重要，而在家之人修悲，有這麼殊勝的方便因緣，所以佛陀鼓勵在家之人要以堅忍的精神去修布施而成就六波羅蜜，佛陀說：

「若修悲心，難施能施、難忍能忍、難作能作，以是義故，一切善法，悲為根本。」

在家之人修悲心成就以後，就會有超人的能耐。那就是：

「難施能施」：甚麼最難施呢？這莫過於自己的生

命最難施，因為一切眾生無不愛惜自己的生命。要求他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度他人，這是難中之難之事。若在家菩薩修具了悲心，當難施的因緣來臨的時候，就會義無反顧地布施自己生命去度眾生。所以世間才有那麼多人殺身成仁、捨生取義的大悲之人。這就是難施能施的一例。

「難忍能忍」：世間最難忍之事，莫過於受他人的瞋罵打害，一個不曾修具悲心的眾生，別人打我，我也還打；別人罵我，我也還罵；別人害我，我也害他，所謂以牙還牙；以眼還眼。但若修具了悲心的人，就不會還打、還罵、還害、還瞋，因為修真了悲心的原故，對打我、罵我、瞋我、害我的人，只認為他的愚癡值得憐愍，救度他尚唯恐不及，怎麼會還打、還罵、還瞋、還害呢？如提婆達多起害心，推山壓佛，佛不起還害之心，這就是「難忍能忍」。若佛陀未修具悲心，就不會有難忍能忍的修養了，在家之人若修具了悲心，也同樣會難忍能忍。

「難作能作」：世間最難作的事，就是學修佛道，佛法與世法有許多是相對立的，如世法中喜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而佛法則主張一一戒除。一個佛弟子要成就佛法，必須放棄世法中一切的享受，這是一般人所難以作到的，可是佛弟子卻能作到，所以是「難作能作」。

因為修具了悲心，能產生這麼大的力量，所以佛陀認為「悲」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若有人真正修具了悲心，就能除卻自身一切的惡，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所以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若人能修如是悲心，當知是人能壞惡業如須彌山，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人所作少許善業，所獲果報，如須彌山。」

這幾句話，是說明修具了悲心以後的利益：第一是能壞惡業如須彌山；眾生無量生死以來，所造的惡業，堆積起來，其大如須彌山一樣，但只要修具了悲心，這麼高大的惡業都會壞去無存。沒有了惡業即獲得解脫的利益。

第二是：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，直接一點說，就是成佛了。為甚麼是「不久當得」而不是「即得」呢？須知：菩薩所修具的是「悲心」，他必須由「悲心」進具到「大悲心」，才可以得成佛，因為佛者大慈悲心是。所以只要修具了大慈大悲就成佛了。

第三是：善報如須彌山：前面說修具了悲心，能壞惡業如須彌山，惡業壞、善業成，所以善業果報亦如須彌山。

由以上佛陀所說修悲心的利益，可以證明在家菩薩修悲心是多麼的殊勝。



綫條

妙法寺的一幅圍牆垂栽着炮仗花。年近歲晚的時候，炮仗花開，一串串橙紅花朵垂在圍牆上，煞是好看。

不是花開的日子，卻又是另一番觀賞，那些枝條就好像國畫裡的綫條勾寫，襯上疏落的幾片綠葉，那可是一幅綫條動人的、淡淡的畫圖。

有時候，我們觀賞花草樹木，加多一點聯想則將會更有趣味。



實相無相

「實相無相」？矛盾嗎？表面上好像是「矛盾」，但當我們真正地理解這個所謂「相」之後，則可能會有點：「啊，原來如此！」的感覺。

《金剛經》裡有一「金句」，有好些人一聽之後隨即有所悟，甚至還大徹大悟的，一如《壇經》裡描述惠能大師聽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後而徹悟，這「八字真言」，與以下這一句同樣是《金剛經》裡舉足輕重的說話——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所有「相」都是虛妄——假的，是一種假象。

但明明是在眼前，實實在在的在眼前，又怎麼是「假」的？這就是我們理解那物事的實質。

我們看電視的「法庭劇」，經常聽到一句話，說甚麼「表面證據成立！」這所謂「表面證據」，不就是「表面」嗎？「表面」的相反是「內裡」，即是「實質」。實質是不是一樣呢？又或者實質都可能完全是兩回事。所以，「實相無相」、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！」——「如來」（佛，佛法），我們不妨理解為物事的真相。

一花一世界…

《華嚴經》裡有一句語也是經常地被我們引用的，那是——

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！」

「世界」，可以指我們的「自性」，是自己的「內心世界」；「如來」呢？這裡指佛，是佛性。我們了解了這意思後，對這句話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最少會曉得這句話是向我們訴述：即使是微小、「不起眼」的地方，如果我們用心去探討、去接受，其實也是一個三千大世界的。

引伸開去，我們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——不要忽視、輕視所謂微不足道的東西，它其實也蘊藏着一個美好世界。

這可使我想起莊子寓言的「逍遙遊」，大鵬高飛，一飛三千里，這固然是一個「世界」，但即使一隻小小蝸牛，牠慢慢地爬行，看來一個巴掌大的地方牠也爬得很「辛苦」似的，但牠有牠的世界。你行你的陽關道，我走我的獨木橋！各有天地心自寬。

所以，我們不要把自己的識見強加諸別人身上，更不要以為自己是「天下唯一的真理」。

「煩惱即菩提」

這是《壇經》裡說的，這也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，不過，我想很多人在引說時，可能只是似懂非懂，或者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。

當再度被問起：何謂「煩惱即菩提」？說不定還會一派茫然的。也許把《壇經》裡這句話整句地看下來，可能會真正的領悟了。

這句話是這樣的——

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，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！」

這句話的重點，在「前念」、「後念」的「迷」與「悟」。

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」如何理解呢？也許我們用個「心」來譬喻吧？「惡心」與「善心」，還不是原來的那個「心」嗎？「心」的本體沒變，變的是我們的轉化？所以，「凡夫」也好，「佛」也好；「煩惱」也好，「菩提」也好，其實就是我們迷與悟的轉化。

我們也常說：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」，這「一念」，便是迷與悟的轉化，可不是叫你「念」一句「阿彌陀佛」便會改變過來。

——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」亦作如是理解。

地獄之門…

有一句「佛語」，是經常地被用在我們的生活語言裡，這句話便是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裡的——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！」

是嗎？我們平日裡譬喻「誓死前往，為大眾犧牲自己」的決心，便自然地想起這一句語。而「本願經」裡這一句還有下文的，那是緊接着說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！」

地藏菩薩這一誓言，真教我們大為感動。我們當下定決心去做一件看來艱辛但卻是為大眾謀幸福的事，便會自然地聯想到這一句子，從而心生一股鼓舞、激勵的力量。

地藏菩薩這份慈悲佛心，無窮無量的大無畏精神，讓我們銘記於心。

心動

你即使沒有看過《壇經》，也定然聽過這句話——

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！」

這句話的背景故事是這樣的：

惠能避走，來到廣州法性寺，時值住持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當時風吹幡動，有兩僧在爭辯，這究竟是風吹幡動還是幡本身自動？在爭持不下之際，惠能進曰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！」一眾駭然。

所謂「一眾駭然」，這不是甚麼大驚恐，是指大家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覺。

此外，所謂「仁者」，這裡也不是說甚麼具「仁義之心」的人，難道只有「具仁義之心」的人才會「動」嗎？仁者，是一句禮貌之言，一如我們說「仁兄」。

——好，這是閒話，讓我們說回「心動」。

倘若我們用甚麼科學觀點來看，你可能會說：「甚麼鬼話，明明不是風吹幡動就是幡自動，與你個心何關？」

很多時候，我們理解佛理是不必「一板一眼」地看物質表象，該結合心意去理解，亦不妨說：「法理之外，情理之中！」說「心動」，為何能令「一眾駭然」？那是惠能指出了：世間萬事萬物的變化或好或壞，其實都是由我們的心牽動而來。

——萬物由心造！

不從外入

整部《壇經》，我們不妨說都是在講述「心性」，是強調一切般若智慧是人本身具足，不假外求。

這是《壇經》的核心價值。

《壇經》裡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述說這問題——

「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！」

又說：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！」

有一句更是我們經常引述的——

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！」

這句話更明顯了，兔根本沒有角的，所以，它譬喻——如果不是向自己內心求取，硬要向外求覓，那是「睇氣」。

當然，如果我們只是理解「佛法」也好、「菩提智慧」也好，以為心已具足，而「撓埋雙手」甚麼也不做，如「守株待兔」，也是不行的。要不要借助外間之力呢？外間之力又是甚麼？

我們不妨試作這樣的理解：它好比火爐生火，搨風點火的這「搨風」，就是外間之力，而它可不是火的本身，能夠起火的，是爐本身裡的原料，這個能生火之爐就是我們的「自性」。

「大王」分東西的 灣仔洪聖古廟

陳青楓

港島灣仔區，在皇后大道東有一座廟，那是「洪聖古廟」。不大，但有趣的是，它左、右兩側延伸下去的街道，一名「大王東街」，一名「大王西街」。就好像一個佛像坐在那裡而向前伸開一對手。

我三、四十年前住在這附近，所以環境熟悉，就是不明這兩條像手臂伸開來的街道，何以稱為「大王」？

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深究下去，倒是最近因對「尋古探源」大感興趣，特別是我們長居於此，有深厚感情！——探究之下，恍然大悟。

原來，洪聖廟之「洪聖」，原名洪熙，是唐代番禺一位刺史，相等於今天的省長吧。這位官員不但為官廉潔，且懂天文地理，因此對沿海一帶的氣象變化，甚為熟悉，這對於以捕魚為生的漁民尤為重視。洪熙辛勞過度，早逝。朝廷為了紀念這位群眾愛戴的官員，於是追封為廣利洪聖大王。

至此，漁民便紛紛在沿海地區建廟以紀念這位好官。至宋代，洪熙更被加封為「南海洪聖廣利王」。

讀者諸君，你們看到這裡，當明白灣仔洪聖



古廟前何以有兩條街道稱為「大王東街」、「大王西街」了吧？

興建洪聖廟，有一個規範，一是建造在海灘前，或者在海邊的岩石旁。

了解一下灣仔洪聖古廟的情況又如何？

它建於一八四七年，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。它前方當年一定是沿海（今天我們所見的前方之地，全是這百年來填海而成，香港不少地方都是這樣）。

灣仔洪聖古廟不大，只是「一進」，令人側目的，倒是它廟後有一棵特大的榕樹，一樹遮蔭，這是比較少見的。這座古廟又是不是依山岩而建的呢？

徵得廟祝同意，讓我進入廟後看個究竟。

這下子又發現一個奇特景象。我們從廟前望過去看到的那棵像一把大綠傘的榕樹，原來是生長在一座大岩石上的，沒有多少泥土，就像我們平時見到的那些在牆壁上頑強生長的榕樹。頓然間，我們看到強盛的生命力。

——這是灣仔洪聖古廟的一個與別不同的面貌。

這百多年來，這座小小的廟宇也經過好幾次擴建重修。一九二八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委託東華三院管理。

香港廟宇，其實是一個龐大而博雜的文化遺產，我個人覺得，這不僅要有一般性的行政管理，還要加強組織成一個具文化內涵、具文化自覺性的管理委員會，從而把這些具民族性的，非常難得的民族文化，打造成一個優質的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」。



「大王」東西街



直鎖與橫磨

上期刊登的楹聯介紹，好些讀友看了大感興趣，希望能繼續多寫一點。

我個人對這方面的搜閱，也興趣甚濃。好，今期繼續為大家寫寫。

白居易寫「琵琶行」的九江之地，看那出色的琵琶亭上的對聯，我還看到一則同樣精彩的亭上對聯。也是座落九江的，是甘棠湖上的烟水亭。聯語曰——

一亭直鎖湖心月，雙劍橫磨水面風。

你看與琵琶亭的——

一彈流水一彈月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。

兩副對聯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讓我引用洪尚之先生的選註來介紹一下烟水亭這幅好聯。一亭直鎖湖心月，這個亭有一座曲橋連接岸基的，所以用一「鎖」字甚有感覺；雙劍，指烟水亭前的兩座「石劍匣」山型，它們在湖中的倒影，那就教作者聯想到——雙劍橫磨水面風，創作出這副佳聯的，是清末代文人郭孝勤。

萬壽果

圖中這果實，相信在香港甚為少見。恐怕在其他地方也不會多見的，它名為「萬壽果」。

最初，筆者聽到「萬壽果」三字還以為是「木瓜」。原因是在嶺南一些地方也會把木瓜稱為「萬壽果」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朋友好不容易地找到「萬壽果」這果實拿來給我看。



——啊呀，原來不但與木瓜毫無關係，連那個「果」也是從來沒見過的。

圖中這卷曲起來的，就是「萬壽果」了。它所以有這樣一個稱號，原來是人們看它這果實形象，就好像佛教裡那個「卍」符號，而我們通常對「卍」號都讀「萬」字。所以，萬壽果之名是由此而來。果實本身與佛並無特別的關連。

這「萬壽果」可以吃嗎？——可以，甜甜的，不過它果粒不大，吃起來也費一點功夫，但嘗嘗無妨。

它在樹上，微風拂過，有陣陣香氣。

這位很有心的友人早在年前「特意」地把一棵「萬壽果木」樹苗帶到妙法寺來，我們就在園林裡栽種了，一年下來，它也生長得快，迄今逾一個人的高度了。

這「萬壽木」不難栽種，正常地灌溉便可以。朋友說，它可以生長得更高大的，再過些時日吧！人們之所以少栽種這果實形狀奇異的「萬壽果」，主要原因是它沒有所謂「經濟價值」，不像龍眼、荔枝那樣進入市場。



「琵琶行」

白居易有一首十分著名的長詩——「琵琶行」。那是白居易貶謫九江時，送客於渡頭，聽到琵琶聲，看到一女子坐在船頭彈起琵琶來，琴音縹緲，加上他當時的心情，遂寫下這首千古傳誦的好詩。

「琵琶行」這首詩，一開始便是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……」，後世人便在潯陽江頭建造了一座琵琶亭。此亭隨着歲月與戰火摧殘，毀了多次，但屢毀屢建，可見白居易這首「琵琶行」是多麼的影響深遠。與此同時，歷代文人雅士與丹青好手，亦把白居易與琵琶女子入畫入詩，佳作不少。我看到抄錄琵琶亭上一幅對聯，是集聯，都是唐代大詩人的詩句：

上聯：一彈流水一彈月

此句原是盧仝的詩句：「一彈流水一彈月，水月風生松樹枝。」

下聯則集自杜甫那首《贈花卿》裡的句子：「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。」其實杜甫此詩的後兩句更是廣為傳誦的——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

能得幾回聞」。

無論怎樣，我們看這副集聯，會不由得想到「天衣無縫」四字，字義對仗得很，也浪漫得很。對於「琵琶行」，我也聯想起這位歌女，也以她的形態寫了這幅圖。藝之所限，獻醜了！

鄭板橋

清代鄭板橋，為官清廉，兼且書畫俱佳，特別是寫竹，清雅而具個人風格，就像他的書法。鄭是「揚州八怪」之一，所謂「怪」，其實是指他的個性而已，並不是那種瘋瘋癲癲的怪。他給寺觀作聯，也具這種風格，

且看北京白雲觀上鄭板橋這副對聯——

咬定一兩句，終身得力；

栽成六七竿，四壁皆清。

好好地認真地踏實地學習經文，拿定那三幾句具核心價值的重點，我們將會終身受用。

所謂「栽成六七竿」，一來融入鄭板橋自己的寫竹，二來也說明了學習要實用。「四壁皆清」，便是收穫的成果，「清」，是道教重要的取向。

談經說法

很多寺院道觀都有楹聯，而且同樣地精彩紛呈。很多時，這些寺、觀的對聯，也不僅僅是面對宗教，也同時會結合上當地的風景、環境，兩者聯成一氣，更來得親切動人。

且來看看黃山慈覺寺這對聯——

談經雲海花飛雨

說法天都石點頭

看對聯，有時看上下聯的用詞用字是否對稱，便充滿趣味，像這副對聯在這方面便很有意思。

「談經」對「說法」；黃山以「雲海」稱著，而黃山裡的天都峯同樣著名的。「花飛雨」則喻佛祖說法天女散花；天都峯是一組石的，「石點頭」也借用了談經說法的典故。這副對聯，又可以說一句：「對得天衣無縫」。

鬆 · 一 · 口 · 氣



李文輝攝

整整一年的防疫，不少人「悶」在家裡，總希望能活動一下，抖抖氣！即使戴上口罩，即使有一連串的「限聚令」也好。

為己為人，律己律人，這些公眾道德，我們環顧全球，香港人確是做得不錯的。相比之下，有些國家、地區，硬要逆行，硬是不顧他人的安全，美其名曰：「自由」，實質是一種放任的自私行為吧！

每年的「萬聖節」，不少年輕人都喜歡「放縱」一下，「扮鬼扮馬」的四出活動，算是一年一度的「奉旨扮嘢」。作為一種生活情趣，未嘗不好！特別是今年，疫情之下，難得開心玩一次，有些甚至一家大小齊齊出動。職是之故，今年「萬聖節」下的蘭桂坊，也總算熱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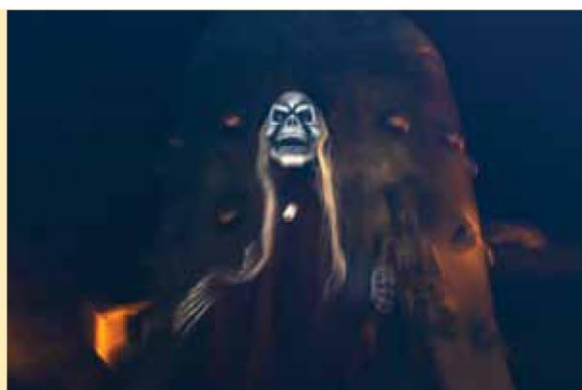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攝影友更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拍攝



李文輝攝



李志榮攝



機會，於是「長火」、「短火」出動，或者十分方便地用手機拍個不亦樂乎！

那些造型怪異的「鬼怪」，在拍友鏡頭下，顯得「鬼氣十足」。

有一位拍友更心水清，這晚蘭桂芳既然是「鬼怪之地」，則自然有「捉妖」能手出現。果然讓他遇上了打扮成唐僧與孫悟空的。這師徒倆還戴上口罩。此情此景留下回憶，將來聯想到「當年防疫的實情實景」，真有意思。



陳紹雄 攝

欣賞

懂得欣賞的人，可以說就是「懂得生活情趣」的人。但怎樣才算「懂得欣賞」呢？

看來這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的，到底，所謂「欣賞」可沒有一定的準則，更可以說是各有各的看法，那就難有一個統一了。

無論怎樣，我個人覺得：欣賞，也不一定所面對的是一件貴重物件，人人叫好的，未必就是你所好；人人喝倒采的，你可能對之欣賞再三。所以，這裡的能否會令人欣賞便沒有一定標準。我們也不必理會這些，倘若你能本着一種生活情趣去看世間萬事萬物，即使是看人吧，用一種和悅的心情觀之，則很多很多都值得欣賞。

那天，我在行人較少的路上慢慢地步行，慢慢地欣賞周遭的花草樹木，眼睛下望，看到運動場旁一棵樹，樹幹生長的形態好，加上那一叢叢茂盛的綠葉，整個姿態很好看。看着看着，心情也隨之更形開朗。這就是欣賞。





公平

看到「公平」兩字，很自然地聯想到——怎樣才算是「公平」？特別是在造字的造型上，如何表示出「公平」，可不簡單！但另一方面來說，造字也非要「簡單」不可，否則，那成了繪圖而不是造字。

那麼，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個「公」字，在「看」之前，我們得先弄清楚這個「厶」字，它既是一個部首，譬如「允」字、「去」字、「台」字，都可以在這個部首下查到，但「厶」同時也是「私」的古字，在未出現這個「私」字的分工前，「厶」，就是「私」。——看至

此，大抵你也明白何以「公」字是這樣組成了。「公」字上部份是「八」，即是分開的意思，把「厶」（私）分了，不就是公嗎？——很有意思的造字啊！

好，再讓我們看看這個「平」字。

這個「平」字的筆劃結構真好，一看上去便給你一個「四平八穩」的感覺。上與中平平的兩劃，中間又是一個更見平衡的「十」字，而十字兩旁分別有兩撇。

整個字一看上去便給你一個平穩公正的感覺。



厶與私

上文談到「公」字，已涉及這個既是部首又是獨立成字的「厶」。

厶，讀音「司」。它既是私之古字，可使我們作進一步的聯想——何以這個「私」字是「禾」字邊的？

禾，在過去農業社會多麼重要呀，「民以食為天」，這食便與禾（稻米）關係重要，「私」字從禾，我們一下子便想到收穫歸為自己所有。這不就是私嗎？

春秋時期韓非子也說過一句話——

「自營為私，背厶為公！」

你看，兩三千年前已經很分明地告訴我們何者為公、何者為私。

這個「私」字也真受上不少委屈，由於它與「公」是個相反詞語。既然「公」字已「佔」上一個「道德高地」，那就讓「私」受盡委屈，不好之事總是加上個「私」字，如「私心」、「私了」、「自私」，甚至羞於啟齒的生殖器官也稱為「私處」。